

卷二十九

拍案驚奇卷一

轉運漢遇巧洞庭紅。波斯胡指破龍龍殼。

詞六

日日深杯酒滿。朝朝小圃花開。自歌自舞自閒懷。且喜無拘
無礙。青史幾番春夢。紅塵多少奇材。不須計較與安排。領
取而今現在。

這首詞宋朱希真所作。詞寄西江月單道着人生功名富貴

不如圖一箇見前快活。試看往古來今。一部十七史

多少英雄。該富的不得富。該貴的不得貴。龍文的倚馬

時。幾張紙。盡不完。說能武的穿楊百步。用不着

不熟飯鍋。最是那癡朱惜董。生來有福分的。隨他

書名 拍案驚奇三十六卷
消閒居刊本
撰者 明 凌濛初 撰
卷二十九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8
編號 D86226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26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3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拍案驚奇三十六卷 消閒居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年數分財。已身是金光洞主的道友。玉虛尊者的轉世。自此每與客對。常常自稱老僧。後三十年。一日無疾而終。自然仍歸玉虛洞中去矣。詩曰。

玉虛洞裡本前身。

一夢回頭八十春。

問誰不是再來人。

回離金水師。主曰。夫世由盛則衰。合則離。則分。只見中。莫因執。則無。上善與喜。不自知。必於。然問。以。則。日。臨。前。答。如。神。首。心。而。東。不。費。夫。精。自。當。制。不。制。則。收。具。全。日。以。以。

世間驚奇卷二十九

通閨開堅心燈火。

鬧囹圄捉報旗鈴。

世間何物是良圖。

惟有科名救急符。

詩云

試看人情翻手變。

窻前可不下功夫。

話說自漢以前。人才只是舉薦徵辟。故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之名。其高尚不出。又有不求聞達之科。所以野無遺賢。人無匿才。天下足得其用。自唐宋以來。俱重科名。雖是別途進身。儘能致位權要。却是惟以此為華美。往往有只為不得一第。情愿老死京華的。到我國朝初時。三途並用。多有名公大臣。不由科甲出身一般也。替朝廷幹功立業。青史標名不朽。那見得只是進士。纔做得事。直到近來。把這件事越重了。不是科甲的人不

得富權。富權所用的不是科甲的人。不與他好衙門好地方。多
是一帆布置。見了以下出身的。就不是異途。也必揀個憊賴所
在。打發他。不上幾時就勾銷了。總是不把這幾項人。看得在心
上。所以別項人內。便儘有英雄豪傑。在裡頭。也無處展布。曉得
沒甚長筵廣席。要做好官。也沒幹。都把那志氣灰了。怎能勾着
做得出頭的。及至是個進士出身。便貪如柳盜跖。酷如周閔。來
俊臣。公道說不去。沒奈何考察壞了。或是忝論壞了。畢竟替他
留些根。又道是自足之蟲。至死不僵。些樣不多時。轉眼就高官
大祿。仍舊貴顯。豈似科貴的人。一勾了帳。只爲世道如此重他。
所以一登科第。便像升天。却又一件好笑。就是科第的人。總是
那窮酸秀才做的。並無第二樣人做得。及至肉眼愚夫。見了窮

酸秀才。誰肯把眼稍來看顧。他還有一等家富親眷。倚官

欺負的手段。做成了惡薄腔子。待他。到得一日榜上有名。撥
轉臉來。呵呀。奉卵。偏是平日做腔欺負的頭名。就是他上前出
頭。一個世間。惟有這件事。賤的可以立貴。貧的可以立富。難分
難解的冤仇。可以立消。極險極危的道路。可以立平。渡莫做了
沒體面惹羞恥的事。一床錦被。可以遮蓋了。說話的便恁見得
如此。看官如不信。且先听在下說一件勢利好笑的事。唐稱有
個舉子。叫做趙琮。累隨計吏赴南宮春試。屢次不第。他的妻父
是個鍾陵大將。趙琮貧窮。只靠着妻父度日。那妻家武職官
員。宗族與旺。見趙琮是個多年不利市的寒酸秀才。沒一個不
輕薄他的。妻父妻母。看見別人不奉他在心上。也自覺得沒趣。

道。女婿不爭氣。沒長進。雖然是自家骨肉。未免一科厭一利。看
做個老厭物了。況且有心嫌鄙了他。越看越覺得寒酸。不足敬
重起來。只是不好打發得他去。心中有些不耐煩。在趙琮夫妻
兩個。不要說看了別人許多。眉高眼低。只是父母身邊。也受多
少兩般三樣的怠慢。沒奈何。爭氣不來。只得怨命忍耐。一日趙
琮又到長安赴試去了。家里撞着迎春日子。軍中高會。百戲施
呈。唐時名爲春設。傾城士女。沒一個不出來看。大戶人家。搭了
棚廠。設了酒席。在內邀請親戚。共看。大將闔門。多到棚上去。女
眷們。各各盛妝鬪富。惟有趙娘子。衣衫襤褸。雖是自己。心里竟
得不入隊。却是大家多去。又不好獨自一個。推掉不去。只得
含羞忍恥。隨衆人之後。一同上棚。衆女眷們。憎嫌他。妝飾弊爛。

恐怕一同坐着。外觀不雅。將一個端屏遮着他。叫他獨坐在一
處。不與他同席。他是受憎嫌慣的。也自揣已。只得憑人主張。默
默坐下了。正在擺談酣暢時節。忽然一個吏典。走到大將面前。
說道。觀察相公。特請將軍立等說話。大將喫了一驚。道。此與民
同樂之時。無政務相關。爲何觀察相公見召。莫非有甚不則
事體。心中好生害怕。捏了兩把汗。到得觀察相公廳前。只見觀
察手持一卷書。笑容可掬。當廳問道。有一個趙琮。是公子婿否。
大將答道。正是。觀察道。恭喜恭喜。適纔京中探馬來報。令婿已
及第了。大將還謙遜道。恐怕未能有此地步。觀察即將手中所
持之書。遞與大將道。此是京中來的金榜。令婿名在其上。請公
自拿去看。大將雙手接着。一眼瞧去。趙琮名字。明上在上。不覺

驚喜。謝別了。觀察連忙走回。遠望見棚內家人。多在那里。注目看外邊。大將手舉着榜。對着家人。大呼道。趙郎及第了。趙郎及第了。衆人聽見。大家都吃一驚。撥轉頭來。看那趙娘子。時。死自哀。亡。莫。亡。沒些意思。在帷屏外。坐在那里。却是耳。朵。理。已。聽見了。心。下。暗。暗。地。叫。道。慚。愧。誰。知。也。有。這。日。衆。親。眷。急。把。帷。屏。掀。開。到。他。眼。前。稱。喜。道。而。今。就。是。夫。人。縣。君。了。一。齊。來。拉。他。夫。同。席。趙。娘。子。叫。言。道。衣。衫。藍。縷。玷。辱。諸。親。不。敢。來。混。只。是。自。坐。了。看看。罷。衆。人。見。他。說。嘔。氣。的。話。一。發。不。安。一。個。個。強。陪。笑。臉。道。夫。人。說。那。里。話。就。有。蹴。動。的。把。帶。來。包。裡。的。替。換。衣。服。拿。出。來。與。他。穿。了。一。個。起。頭。一。個。爭。先。也。有。除。下。簪。的。也。有。除。下。釵。的。也。有。除。下。花。鈿。的。耳。鐙。的。霎。時。間。把。一。個。趙。娘。子。打。扮。的。花。一。

錦一簇。還恐怕他不喜歡。是日。那里。還。有。心。想。着。春。會。只。一。個。個。攔。阻。趙。娘。子。看。他。頭。眼。眉。角。罷。了。本。是。一。個。冷。落。的。貨。只。爲。丈夫。及。第。一。時。一。霎。更。變。起。來。人。也。原。是。這。個。人。親。也。原。是。這。些。親。世。情。冷。煖。至。於。如。此。在。下。爲。何。說。這。個。做。了。引。頭。只。因。有。一。個。人。爲。些。風。情。事。做。了。出。來。正。在。難。分。難。解。之。際。忽。然。登。第。不。但。免。罪。過。了。反。得。團。圓。了。夫。妻。正。憑。着。在。下。先。前。所。言。做。了。沒。春。梁。惹。着。恥。的。事。一。床。錦。被。可。以。遮。蓋。了。的。說。話。看。官。每。試。聽。着。有。詩。爲。証。

同年同堂

笑人顏倒

同林宿鳥

私情敗露

好事多磨

官非難了

一紙提書

真同月老

這今故事在宋初端平年間浙東有一个飽學秀才叫張字忠
父是衣冠宦族只是家道不足靠着人家聘出去隨任做書記
館穀爲生隣居有个羅仁鄭是一个白屋人家家事儘富厚兩
家同日生產張家得了个男子名喚幼謙羅家得了个女兒名
喚惜惜多長成了因張家有个書館羅家把女兒寄在學堂中
讀書傍人見他兩個年貌相當戲道同日生的合該做夫妻他
兩個多是娃子家心性見人如此說便信殺道是真私下密自
相認又各寫了一張券約發誓必同心到老兩家父母多不知
道的同學堂了四五年各有十四歲了情實漸也有些開手見
人說做夫妻的要像那些事便兩個合了伴商議道我們既是
夫妻也學着他每做也兩個你歡我愛亦且不曉得些利害有

甚不肯書房前有株石楠樹上边有一隻石鷄羅惜惜就坐
在樹上身穿着樹張幼謙早把他脚夾蹣起就樓抱了弄將起
來兩個小小年紀未知甚麼大趣味只是兩個心裡喜欢做作
而笑以後見弄得有些好處就日日做番把不肯住手了冬間
先生散了館惜惜回家去過了年惜惜明年已是十五歲父母
道他年紀長成不好到別人家去讀書不教他來了幼謙屢也
到羅家門首探望指望撞見惜惜那羅家是个富家閨院深邃
怎得輕易出來惜惜有一手藝喚名畫畫常到書房中伏侍惜
惜相伴往返的今惜惜不來讀書連畫畫也不來了只爲早晨
採花去與惜惜插戴方得出門到了冬日幼謙思想惜惜不置
做成新詞兩首要等畫畫來將畫畫畫詞名一剪梅詞云

同年同日又同窻。不似
驚散鴛鴦。折散鴛鴦。
量。朝上暮下。只餘香。有分成雙。願早成雙。

寫詞已罷。等那裴英不來。又做詩一首。其詩云。

昔人一別恨悠悠。

猶把梅花寄隴頭。

爬天花開君不見。

有人獨自對花愁。

詩畢。恰好裴英到書房裡。來採梅。把幼謙拆了一枝梅花。同一
詞一詩。遞與他去。又密囑裴英道。此花正盛開。你可托折花為
答。遞个回信來。裴英應諾。帶了去。與惜惜看了。惜惜只是偷垂
泪。眼欲行。依韻答他。因是年底匆匆。不曾做得。竟無回信。到得
新年。越州太守。請幼謙的父親。送父去做記室。忠父就帶了幼

謙去自教。他去了兩年。方得歸家。悄悄知道了。因是兩年前不
曾答得幼謙的信。密遣裴英持一小篋子來。贈他。幼謙收了。開
篋來看。中有金錢十枚。相思子一精。幼謙曉得是惜惜藏着。認
謎錢取團圓之象。相思子自不必說。心下大喜。對裴英道。多謝
小娘子好情。記念何處再會得。一合便好。裴英道。姐姐又不出
來。官人又進去。不得如何得會。只好傳消息罷了。幼謙又作
詩一首。與裴英拿去做回。其詩云。

朝不見。夕三秋。

真个三秋愁更愁。

金錢難買舞前笑。

一粒相思死不休。

裴英去後。幼謙將金錢繫在着肉。的汗衫帶子上。想着惜惜時
節。便解下水。跌到閣下。又娶子。被他媽上看見了。問幼謙道。

何處來此金錢自幼不曾見你有的幼謙因母親道娘面前不
敢隱情寔是與孩兒同學讀書的羅氏女。近日所送張媽上
心中已解其意。想道兒子年已弱冠正是成婚之期。他與羅氏
女幼年同學堂。至今寄着物件往來。必是他兩情相愛。況且羅
氏女在我家中。看他德容俱備。何不央人去求他爲子婦。可不
兩全其美。隔壁有个賣花楊老媽。久慣做媒。在張羅兩家多走
動。張媽上就接他到家來。把此事對他說道。家里貧寒。本不敢
攀他富室。但羅氏小娘子。自幼在我家與小官人同窓。況且是
同日生的。或者爲有這些緣分。不棄嫌。肯成就也未見得。楊老
媽道。孺人怎如此說。宅上雖然清淡些。到底是官宦人家。羅家
眼下富盛。却是个暴發。兩边扯來相對。還虧着孺人宅下也哩。

待老媳婦去說。却是張媽媽道。有煩媽媽委曲則个。幼謙又私
下叮囑楊老媽。可多說話。教他見惜惜小娘子時。千萬致意。楊
老媽領諾就去了。一徑到羅家來。羅仁卿同媽媽問其來意。楊
老媽道。特來與小娘子作伐。仁卿道。是那一家。楊老媽道。說起
來連小娘子吉帖都不消求。那小官人。就是同年月日的仁卿
道。這等說起來。就是張忠父家了。楊老媽道。正是正是。好个小
官人。仁卿道。他世代儒家。門第也好。只是家道艱難。靠着終年
出去處館過日。有甚麼大長進處。楊老媽道。小官人聰俊非凡。
必有好日。仁卿道。而今時勢人家。只論現前後來的事。那个包
得。小官人看來。是好的。但功名須有命。知道怎麼。若他要來求
我家女兒。除非會及第做官。便與他了。楊老媽道。依老媳婦看

起來只怕這小官人這日子也有。仁卿道。果有這日子。我家決不失信。羅媽媽也是一般說話。楊老媽道。這等老媳婦。且把這話回覆張老媽。而人教他小官人用心讀書。已出身則個。羅媽媽道。正是。正是。楊老媽道。老媳婦也到小娘子房裡去走走。羅媽媽道。正好。在小女房裡坐坐。喫茶去。楊老媽原在他家走熟的。不消引路。一去到惜惜房裡來。惜惜請楊老媽坐了。叫翡翠看茶。就問道。媽媽何來。楊道。專為隔壁張家小官人求小娘子親事而來。小官人多多拜上小娘子。說道。自小同窗多時。不見無刻不想。今特教老身來到老員外家。處做媒。要小娘子怎生從中自做個主。是必要成。惜惜道。這個事須憑爹媽做主。我女兒家怎開得口。不知方纔爹媽說話何如。楊老媽道。方纔

老員外與安人的意思。嫌張家家事淡泊。此說道。除非張小官人中了科名。纔嫁他。惜惜道。張家哥哥這個日子。倒有。只怕爹媽性急。等不得。失了信。既有此話。有煩媽媽上覆他。叫他早自掙控。我自一心一意守他。這日罷了。悄悄要楊老媽替他傳話。密地取兩個金指環。送他道。此後有甚說話。媽媽悄悄替他傳與我知道。當有傳謝。不要在爹媽面前說了。看官。你道這些老媽家。是馬泊人的領袖。有甚麼解不出的意思。曉得兩邊說話。多有情。就成不成媒。还好私。不碎。合他兩個賺主大錢。又且見了兩個金指環。一面堆下笑來道。小娘子凡有所并。只在老身身上。不慢你。出了羅家門。再知張家來回覆。把這些說話。一一與張媽媽說了。張幼謙聽得。便冷笑道。登科及第。是男子

漢分內事。何只爲難。這老婆穩敬早我的了。楊老媽道。他家小娘子也說道。官人畢竟有這口。只怕爹媽等不得。或有變卦。他心裡只守着。你教他自要發奮。張媽媽對兒子道。這是好說話。不可負了他。楊老媽又私下對幼謙道。羅家小娘子。好生有情。於官人臨動身。又分付老身道。下次有說話。惜地替他傳信。送我兩個金指環。這小娘子。真是賢慧。幼謙道。他日有話相煩。是必不要推却。則个。楊老媽道。當得當得。當下別了去。明年張忠父在越州。打死人歸家。說要同越州太守到京候差。恐怕幼謙在家失學。接了同去。幼謙只得又去了。不題。却說羅仁卿主意。嫌張家貧乏。原不要許他的。這句做官方詐的說話。是句沒頭腦的話。做官是期不得的。女兒年紀一年大似一年。萬一如

姜太公八十歲纔遇文王。那女兒不等做老婆婆了。又見張家只是遠出。料不成事。他那里管女兒心上的事。其時同里有个巨富之家。姓辛。兒子也是十八歲了。聞得羅家女子才色雙全。央媒求娉。羅仁卿見他家富盛。心里喜歡。又且張家只來口說得一番。不曾受他一絲。不爲失約。那里還把來放在心上。一口許下了。辛家擇日行聘。惜惜聞知這消息。只叫得苦。又不好對爹娘說得出心事。暗暗納悶。私下對蜚英這了頭道。我與張官人同日同意。誰不說是天生一對。我兩個自小情如姊妹。誰等夫妻。今日却叫我嫁着別个。這怎使得。不如早尋个死路。倒得乾淨。只是不曾會得張官人一面。放心不下。蜚英道。前日張官人也問我。要會姐姐。我說沒个計較。只得罷了。而今張官人不

在家就是在時。也不便相會。惜惜道。我到想上一計。可以相會。只等他來了便好。你可時常到外邊去打聽打聽。蜚英謹記在心。且說張幼謙京中回來。得又是一年。聞得羅惜惜已受了辛家之聘。不見惜惜。有甚麼推托不肯的事。幼謙大恨道。他父母是怪不得。難道惜惜就如此順從。並無說話。一氣一個死。提起筆來做詞一首。詞名長相思云。

天有神。地有神。海誓出盟字字真。如今盟尚新。○過一春。又一春。不解金錢變作銀。如何忘却當初心。

寫畢了。放在袖中。急忙走到楊老媽家裏來。楊老媽接進了。問道。官人有何事。見過幼謙道。媽媽。曉得羅家小娘子已許了人家麼。楊老媽道。也見說。却不是我。做媒的好個小娘子。好生佳。

意。官人可惜錯過了。幼謙道。我不怪他父母。到怪那小娘子。如何憑父母許別人。不則一聲。楊老媽道。叫他女孩兒家。怎好說得他必定有个主意。不要錯怪了人。幼謙道。為此要媽媽去通他一信。我有首小詞。問他口氣的。煩媽媽與我帶一帶去。袖中摸出詞來。并越州太守所送贖禮一兩。轉送與楊老媽做脚步錢。楊老媽見了銀子。如蒼蠅見血。有甚事不肯做。欣然領命去了。把賣花爲由。竟到羅家走。進惜惜房中來。惜惜接着問道。一向不見媽媽來走走。楊老媽道。一向無事。不敢上門。今張官人回來了。有話轉達。故此走來。惜惜見說幼謙回來了。道。我正叫蜚英打聽。不知他已回來。楊老媽道。他見說小娘子許了辛家。好生不快活。有封書托我送來。小娘子看。袖中摸出書來。遞與

惜惜惜。惜惜嘆口氣。接了。拆開從頭至尾一看。却是一首詞。落下
淚來道。他錯怪了我也。楊老媽道。老身不識字。書上不知怎地
說。惜惜道。他道我忘了他。豈知受聘。多是我爹媽的意思。怎由
得我來。楊老媽道。小娘子。你而今怎生發付他。惜惜道。媽媽你
肯替張郎遞信。必定受張郎之托。我有句真心話對你說。不妨
麼。老媽道。去年受了小娘子尊賜。至今絲毫不曾出得力。又且
張官人相托。隨你分付。水裡水裡去。火裡火裡去。儘着老性命
做得的。只管做去。決不敢洩漏半句話的。惜惜道。多感媽媽盛
心。先要你去對張郎說。明白我的心事。我只爲未曾面會。得張
郎所以含忍至今。若得張郎當面一會。我就情愿同張郎死在
一處。決不嫁與別人。偷生在世間的老媽道。你心事。我好替你

去說得。只是要會他。却不能勾你家院宇深密。張官人又不曾
飛我衣袖裡。又袋他不下。如何弄得他來相會。惜惜道。我有一
計。儘可使張郎來得。只求媽媽周全。十分穩便。老媽道。老身方
纔說過了。但憑使喚。只要早定妙計。老身無不盡心。惜惜道。奴
家臥房在這閣兒上。是我家中落末一層。與前面隔絕。閣下有
一門。通後邊。一个小圃。周圍有短牆。牆外便是荒地。通着外
邊的了。牆內有四五株大山茶花樹。可以上得牆去的。煩媽媽
相約。張郎在牆外等。到夜來。我叫了頭打從樹枝上登牆。將个
竹梯掛在牆外來。張郎從梯上上牆。也從山茶樹上下地。可以
徑到我房中。閣上。媽媽可憐我兩人。情重如山。替奴家備細
傳與張郎。則个。走到房里。摸出一錠銀子來。約有四五兩重。望

楊老媽袖中歎寒道。與媽媽將就買些點心吃。楊老媽假意道。未有功勞。怎麼當這樣重賞。只一件若是不受。又恐怕小娘子反要疑心。我未是一路。只得斗胆收了。謝別了。惜惜出來一五一十。走來對張幼謙說了。幼謙得了這個消息。已不得立時問天。黑將下來。張羅兩家是隔壁。幼謙日間先去把牆外路徑看看。望進牆去。果然四五株山茶花樹。透出牆外來。幼謙認定了。晚上只在這牆邊等候。等了多時。並不見牆裡有些些聲響。不要說甚麼竹梯不竹梯。等到後半夜。街鼓將動。方纔悶悶回來了。到第二晚第三晚。又復如此。白白守了三個深夜。並無動靜。想道。難道要我不成。還是相約裡頭有甚麼說話。參差了。不然或是女孩兒家會睡。忘記了。不知我外邊人守候之苦。不免再央楊老媽去問个明白。又題一首詩于紙云。

山茶花樹隔東風。

何嘗雲山萬萬重。

銷金帳煖貪春夢。

人在月明風露中。

寫完走到楊老媽家。央他遞去。就問失約之故。元來羅家爲惜惜能事。一應家務。俱托他所管。那日央楊老媽約了幼謙。不意有个姨娘到來。要他友陪。自不必說。晚間近他房裡同宿。一些手脚做不得了。等得這日纔去。楊老媽恰好走來。遞他這詩。惜惜看了道。張郎以錯怪了奴也。對楊老媽道。奴家因有姨娘在此房中宿。三夜不曾合眼。無半點空隙機會。非奴家失約。今姨娘已去。今夜點燈後。叫他來罷。決不悞期了。楊老媽得了消息。走來回張幼謙。說三日不得機會。說話。佳期在今夜點燈後。

打金枝 卷二十一
候你幼謙等到其時。踱到牆外去看。果然有一條竹梯。倚在牆邊。幼謙喜不自禁。踏了梯子。一步一步。走上去。到得牆頭上。只見山茶花樹上。有個黑影。吃了一驚。却是蜚英在此等候。咳嗽一聲。大家心照了。扳着樹枝。多掛了下去。蜚英引他到閣底下。惜惜也在了。就一同挽了手。登閣上來。灯下一看。俱覺長成得各別了。大家歡極。齊聲道。也有這日相會也。也不顧蜚英在面前。大家樓抱定了。蜚英會意。移灯到閣外來了。於時月光入室。兩人厮偎厮抱。竟到臥床上。雲雨起來。

一別四年。相逢半霎。回想幼時滋味。渾如夢境歡娛。當時小陣爭鋒。今日全軍對壘。合葩微破。大創元戎。餘劔玉莖。頓雄驟。情不無半怯。只因爾我。心中愛。攘却命。眼後身。

雲雨既散。各訴衷曲。幼謙道。我與你欢聚。是暫時。他日終須讓別人受用。悄悄道。哥哥元自不知奴心事。奴自受聘之後。常拚一死。只爲未到得嫁期。且貪之典。哥哥落得歡會。若他日再把此身伴別人。大家不知矣。直到痘時。使兒兩人啣七農。講了一夜的話。將到天明。借七叫幼謙起來。穿衣出去。幼謙問。晚間事如何。惜道。我家中時常有事。未必夜夜方便。我把个暗號爲記。在我閣之西樓窗外。遠遠可見。以後樓上若点起三个灯來。便將竹梯來度你進來。若望來只是一灯。就是來不得的了。不可在外。瓜果等。如前番的樣子。杜吃了辛苦。如此約定。而別。幼謙仍由上山茶樹。攜竹梯而下。隨後蜚英登牆。就抽了竹梯起來。真个神鬼不知。以後幼謙與生連望。但是樓西点了三

打麥音 卷二十一
个燈就步至牆外來。見竹榻早已安下了。即便進去。歡會如此。每每四五夜連宵行。若遇着不便。不過照得夜把兒往來一月有多。正在快暢之際。真是好事多磨。有个胡北大帥慕張忠父之名。禮聘他爲書記。忠父辭了越州太守的節。回家收拾去赴約。就要帶了幼謙到彼鄉試。幼謙得了這個消息。心中捨不得惜。甚是煩惱。却違拗不得。只得將情告知惜。惜就與哭別。惜惜拿出好些金帛來。贈他做盤纏。哭對他道。若是幸得未嫁。还好等你病來。再會。倘若你未壯之前。有了日子。逼我嫁人。我只是死在閻前井中。與你再結來世姻緣。合世無及。只當永別了。噯。嗚咽。兩個哭了半夜。雖是交欢。終帶悽悽。不得如常。只因。這別惜。也洗了幼謙的手。叮嚀道。你勿忘恩情。與个空便。

只是早壯來得一日。也是好的。幼謙道。此不必分付。我若不爲鄉試。定尋个别話。推着不去了。今却有此便。須推不得。豈是我的心願。好得便。早見得你一日。也是快。只目下多時。不忍分開。各各眼淚。而幼謙自隨父親到北去。一路上觸景傷心。自不必說。到了那邊。正值試期。幼謙自思。若奪得魁名。或者親事。还可挽回得轉。也未可料。因着平生才學。做了文賦。出場來。就對父親說道。掉母親家。星不下。算計要回家。忠父道。怎不看了榜去。幼謙道。揭榜不中。有何顏面。况且母親家。裡孤寡。早晚懸望。此處離家。須是路遠。比不得越州時節。信息常通的。做兒的。怎放心得下。那功名是外事。有分定。已前定了。看那榜何用。纏了我。忠父方纔允了。放回家來。不則一日。到了

家里元來辛家已揀定是年冬理的日子來娶。愛惜惜了。惜惜
心裡着意。日望幼謙到來。真是眼睛多望穿了。時時叫蜚英尋
下楊媽上。在他家里打听。此日蜚英打听得幼謙已回。忙來與
惜惜說了。惜惜道。你快去約了他。今夜過。必要照依他前番的
法兒進來。就是。又寫一首詞。封好了。一同拿去與他看。蜚英領
命。走到張家門首。正撞見了張幼謙。幼謙道。好了。好了。我正走
出來。要央楊老媽來通信。恰好你來了。蜚英道。我家姐姐盼官
人不來。時常啼哭。日日叫我打听。今得知官人到了。登時遣我
來約官人。今夜照旧竹梯上進來相會。有一个柬帖在此。幼謙
拆開來。乃是一首卜算子詞。詞云。

幸得那人住。怎便教來也。一日相思十二時。直是情難驗。

本是好姻緣。又怕姻緣假。若是教隨別個人。相見黃泉下。
幼謙讀罷詞。回他說。曉得了。蜚英自去。幼謙把詞來珍藏過了。
到得晚間。遠望樓西。已有三灯明亮。急急走去。牆外看竹梯也
在了。進去見了惜惜。惜惜如獲珍寶。雙手抱了。口里埋怨道。虧
你下得。直到這時。肯纔注來。而今已定下日子了。我與你。就是
無夜不會。也只得兩月多。有限的了。當典你。極盡歡娛而死。無
所遺恨。你少手才俊。前程未可量。奴不敢把世俗兒女態。強你
同死。但日後。對了新人。切勿忘我。說罷。大哭。幼謙也哭道。死則
俱死。怎說這話。我一從別去。那日不想你。所以試畢。不等揭曉。
就回。只爲不好違拗得父親。故遲了幾日。我認个不是。罢了。不
要怪我。家寄新詞。我當依韻和一首。以見我的心事。取過惜惜。

的紙筆寫道。

去時不由人。痛怎由人也。羅帶同心結。到底成事被拚捨。心是十分真。情沒些兒假。若道遲打掉籠。甘受三千

惜七看了詞中之意。曉得他是出於无奈。也不怨他。同到羅帳之中。極其纏綿。俗語道。新婚不如遠歸。況且曉得會期有數。又是一刻千金之價。你貪我愛。放下心性做事。不顧死活。如是半月。幼謙有些胆怯了。對惜七道。我此番無夜不來。你又早睡晚起。覺得忒胆大了些。万一有些風聲。被人知覺。怎麼了。惜惜道。我此身早晚拚是死的。且伴着快活。就敗露了。也只是死。怕他甚麼。果然惜七忒放恣了些。羅媽七見他日間做事。有氣無力。長吁呵欠。又有時早晨起來。眼睛紅腫的。心裡疑惑起來。道。

這了頭有些改常了。莫不做下甚麼事來。就留了心。到入靜後。悄悄到女兒房前。察听動靜。只听得女兒在閣上。低低微微。與人說話。羅媽七道。可不作怪。道早晚難道還與蜚英這了頭。講甚麼話不成。就講話何消如此輕的。听不出落句來。再仔細听了一回。又听得閣底下房裡打鼻响。一驚。驚異道。上边有人講話。下边又有人睡下。可不是三个人了。睡的若是蜚英了頭。女兒却與那個說話。這事必然蹊蹊。急走去對老兒說了。這些緣故。羅仁卿大驚道。吉期近了。不要做將出來。對媽七道。不必遲疑。竟閣上進去一看。好友立見。那閣上沒處去的。媽七去叫起兩個養娘。拿了燈火。同媽七前走。仁卿執着桿棒。押後。一徑到女兒房前來。見房門開得緊。媽七出聲叫蜚英了頭。蜚英

還睡着不應。閣上先聽見了。惜七道：娘來叫，必有甚家事。幼謙慌張起來，惜七道：你不要慌。惜七住着，待我迎將下去。夜晩間，他不走上來的，忙起來，穿了衣服，一溜走下樓來。張幼謙有些心虛，怕不魘魘，也把衣服穿了，却是沒个走路，只得將就閉在暗處靜听。惜七只認做母親一個來問甚麼話的，道是迎住就罷了。豈知一開了門，灯火照得通紅，連父親也在吃了一驚。正說不及話出來，只見母親抓了養娘手裡的火，父親帶着捍棒，望閣上直奔。惜七見不是頭情，知事寤，便走向閣外來。望井里要跳。一個養娘見他走急，帶了火來照。一個養娘是空手的，見他做勢，連忙抱住，你爲何如此，便喊道：姐七在此投井，豈莫驚醒起來看。只見姐七正在那里苦爭，兩個養娘尽力抱住，董英

走去伏在井欄上，了口裡哼道：姐姐使不得，不說下邊烏亂，且說我仁卿夫妻走到閣上，暗處搜出一個人來。仁卿舉起捍棒，正待要打，媽七將灯上前一照。仁卿却認得是張忠父的兒子幼謙，且歇了手，罵道：小畜生，賊禽獸，你是我通家子侄，怎幹出這等沒道理的勾當來。玷辱我家，幼謙只得跪下道：望伯伯恕小侄之罪。听小侄告訴，小侄自小與令愛，只爲同日同窻，心中相契，前年曾着人相求爲婚。伯伯口許道：等登第方可。小侄爲此發奮讀書，指望完成好事，豈知宅上忽然另許了人家，故此令愛不忿，相招私合，原約同死同生。今日事已敗露，令愛必死。小侄不願獨生，憑伯伯打死罷。仁卿道：前日此話，固有你我時，又曾登第了來，却怪我家另許人，你如此無行的禽獸，料也無

功名之分。你罪非輕。自有官法。我也不私。打你一把。扭住。媽
上。所見閣前。嚷得慌。也恐怕女兒短見。忙忙催下了閣。仁卿拖
幼謙到外邊堂屋。把條索子捆住。閉了。在房子裡。叫家人看守
着他。只等天明送官。自家復身進來。看女兒時。只見額得頭。髮
髮亂。媽上與養娘們。還攢做了一團。在那里裏。仁卿怒道。這樣
不成器的。等他死了罷。攔他何用。舉起桿棒。要打。却得媽上與
養娘們。攔的。搥。跌的。跌。搥。上。閣。去了。剩得仁卿一個在底下。抬
頭一看。只見蜚英。還在井欄邊。仁卿一肚子惱怒。正無奈何。便
一手揪住頭髮。拖將過來。便打道。多是你做了。搥頭。牽出事來
的。還不寔說。是怎麼樣起頭的。蜚英起初。還推一向在閣下。睡
不知就理。被打不過。只得把來。踪去跡。細。上。招了。又說道。姐上

典張官人時常哭泣。只求同死的。仁卿見說了這話。嗚退了。蜚
英。心裡也有些懊悔道。前日便許了他。不見得如此。而今却有
幸家在那里。其事難逃。不得不送官了。鬧嚷了大半夜。早已天
明。元來。但是人家有事。覺得天也容易亮些。媽上自和養娘窩
伴住了女兒。不容他尋死路。仁卿却押了幼謙。一路到縣里來。
縣宰升堂。收了狀詞。看是好情事。乃當下捉獲的。知是有據。又
見狀中告他是秀才。就叫張幼謙上來。問道。你讀書知禮。如何
做此敗壞風化之事。幼謙道。不敢瞞大人。這事有个委曲。非孟
浪男女。宜淫也。縣宰道。有何委曲。幼謙道。小生典友氏女。同年
月日所生。自幼。家。即送在家下讀書。又係同恁情孚意洽。私
立盟誓。誓成偕老。後來曾央媒求聘。羅家回道。必待登第方許。

成婚。小生隨父遊學兩年。丹家誰知。羅家不記前言。竟自另許了辛家。羅氏女自道。難負前誓。只待陪嫁之日。拚着一死。以謝小生。所以約小生去。親面。永訣。踪跡不密。却被擒獲。羅女強嫁必死。小生義不獨生。事既敗露。不敢逃罪。縣宰見他人材俊雅。言詞慷慨。有心要周全他。問羅仁卿道。他說的是實否。仁卿道。許多實的。這事却是不該做。縣宰要試他才思。取過紙筆來。與他道。你情既如此。口說死憑。可將前後事。寫一供狀來。與我看。幼謙當堂提筆。一揮而就。供招云。

竊惟情之所鍾。正在吾輩。義之不無。何恤人言。羅女生同月日。曾典共塾。而作書生。幼謙契合。金蘭。匪僅踰牆而接。必于長卿之悅。不為挑琴。宋王之招。寧關好色。原許乘危。須及第。

未曾經打聽。却教跨鳳。別吹簫。忍使頓成怨曠。臨嫁而期。永訣。何異。下牢不字之貞。杜約而願捐生。無奈千里相思之誼。既藩籬之已觸。總桂楫而自甘。伏望憫此緣慳。巧賜精貂。奇遇。憐其情至。曲施解網深仁。寒谷逢春。轉之春。死灰有復燃之色。施同種玉。報擬啣環。上供。

縣宰看了供詞。大加嘆賞。對羅仁卿道。如此才人。足為快婿。尔女已是覆水難收。何不宛轉成就了他。羅仁卿道。已受過辛氏之聘。小人如此。也不得自由。縣宰道。辛氏知此風聲。也未必情愿了。縣宰正待勸化羅仁卿。不想辛家知道。也來補狀。要追究奸情。那辛家是大富之家。與縣宰平日原有往來的。這事是他理直。不好曲拘得。又恐怕張幼謙出去。被他兩家氣頭上。盡打

坏了。只得接了辛家狀詞。把張幼謙杖且收監。還要提到羅氏。再審虛實。却說張媽媽在家。早晨不見兒子來吃早飯。到晝屋裡尋他。却又不見。正不知那里去了。只見楊老媽走來慌張道。儒人知道麼。小官人被羅家捉姦。送在牢中去了。張媽七大大道。怪道他連日有些失張失智。果然做出來。楊老媽道。羅辛兩家都是富家。只怕官府處。難爲了小官人。怎生救他。便好。張媽媽道。除非着人去對他父親說知。討个商量。我是婦人家。幹不得甚麼事。只好管他牢中送飯罷了。張媽七叫着一个走使的家人。寫了備細書一封。打發他到湖北去。通張忠父知道。商量个方便。家人星夜去了。這邊張幼謙在牢中。自想縣宰十分歹意。或當保全。但不知那晚惜惜死。活何如。只怕今生不能再

正在惡念流。那牢中人來索常例錢。油火錢。虧得縣宰曾分付。不許難爲他。不致動手動脚。却也言三語四。絮聒得不好听。幼謙是个書生。又兼心事不快。時節。怎耐煩得這些模樣。分解不開之際。忽听得牢門外。一片鑼聲。敲着。一夥人從門上直打進來。滿牢中多吃一驚。幼謙看那爲頭的。肩上海着一面紅旗。七上掛下銅鈴。上寫帥府捷報。亂嚷道。那一位是張幼謙秀才。衆人指着幼謙道。這個便是。你們是做甚麼的。那夥人不由分說。一擁將來。圍住。把幼謙圍住了。道。我們是湖北帥府。特來報秀才高捷的。快寫賞票。就有个漢出紙筆來。拿住他手。要寫五百貫。三百貫的。亂嚷。幼謙道。且不要忙。拿出單來看。是。何不是。寫亦未遲。報的人道。有理有理。取出一張紅單來。乃是

第三名幼謙道。我是犯罪被禁之人。你如何不到我家里報去。却在此獄中囉呢。知縣相公知道。須是不便。揭的人道。咱們是府上來。見說秀才在此。方纔也曾着人稟過知縣相公的。這是好事。知縣相公料不真怪。幼謙道。我身命未知何如。還要知縣相公做主。我枉自寫賞何幹。報人的只是亂嚼。牢中人從旁撮哄。把一個牢裡鬧做了一片。只听得喝道之声。牢中人亂慌了去。喊道。知縣相公來了。須臾縣宰笑嘻嘻的。踱進牢來。見衆人尚擁住幼謙不放。縣宰喝道。爲甚麼如此。報的人道。正要相公來。張秀才自道。在牢中不肯寫賞。要請相公做主。縣宰笑道。不必喧嚷。張秀才高中。本縣原有公賞。賞錢五十貫文。在我署中來領。取過筆來。高興他了。衆人嫌少。又添了十貫。然後散去。

幸請過張秀才來。換了衣巾。施禮迎接。他到公所。上稱賀道。恭喜高擢。幼謙道。小生蒙賤庇之恩。雖得僥倖。所犯愆尤。還仗大人保全。縣宰道。此織芥之事。不必介怀。下官自當宛轉。此時正出牌去。拘羅惜心。出官對理。未到。縣宰當堂就發個票下來。票上寫道。張子新捷。鼓樂送歸。男女免提。候申州定奪。寫畢。就喚吏典。取花紅鼓樂馬疋伺候。縣宰敬幼謙酒三杯。披了花紅。送上了馬。鼓樂前導。送出縣門來。正是。

昨日牢中囚犯。

今朝馬上郎君。

風月場添彩色。

氤氳使也欣欣。

却說幼謙迎到半路上。只見前面兩個公人。押着一乘女轎。正望縣里而來。聞轎中隱隱有哭聲。這人領票的公人。認得知是

爰惜七在內。高叫道。不要來。張秀才高中免提了。就取出票來。典那押的公人看。惜七在轎中。分明听得。頂開轎簾窺看。只見張生氣昂昂。笑欣欣。騎在馬上。到面前來。心中暗七自樂。幼謙望去。見惜七在轎中。曉得那晚不曾死。心中放下了一个大踉路。當下四目相視。悲喜交集。抬惜七的轎。正在幼謙馬的。近邊。先先後後。一路同走。恰像新郎迎着新人轎的一般。單少的是橋上落彩。直到分路處。兩人各丟眼色而別。幼謙回來。見了母親。拜過了。賞賜了迎送之人。俱各散訖。張媽七道。你做了不老成的事。幾把我老人家急死。若非有此番大救星。這事怎生了結。今日報爭的打進來。還只道是官府門中人來。慌慌得。娘沒躲處哩。直到後邊說得明白。方得放心。我說你在縣牢裡。

他們一送來了。却是縣間如何。就肯放了你。幼謙道。孩兒不才。為兒女私情。做下了事。連累母親受驚。虧得縣里大人好意。原有周全婚姻之意。只碍着辛家不肯。而今僥倖有了這一步。縣里大人十分欢喜。送孩兒回來。連羅氏女也免提了。孩兒痴心想着。不但可以免罪。或者还有些指望。也不見得。媽七道。雖然知縣相公如此。却是聞得辛家恃富不肯住手。倘到上司陳告。恐怕对他不過。我起初曾着人到你父親處商量去了。不知有甚關節來否。幼謙道。這事且只看縣里申文到州。州里主意如何。再作道理。娘且寬心。須臾之間。隣舍人家多來叫喜。楊老媽也來了。母親欢喜。不在話下。却說本州太守升堂。接得湖北帥府的書一封。拆開來看。却為着張幼謙羅氏事。託他周全。此書

是張忠父得了家信。央求主人寫來的。總是書記忠父代筆。自然寫得十分懇切。那時帥府有權。太守不敢不盡心。只不知道伴事的頭腦備細。正要等縣宰來細問他。恰好是日木縣申文也到。太守看過。方知就理。又曉得張幼謙新中。一發要周全他了。只見辛家來告狀道。張幼謙犯奸禁獄。本縣爲情擅放。不行究罪。寔爲枉法。太守聞辛某正來。曉諭他道。據你所告。那羅氏已是失行之姓。你爭他何用。就斷與你家了。你要了這媳婦也。坏了虛名。何不追還了你原聘的財禮。另要了一房好的。毫無瑕玷。可不是好。你須不比羅家。原是乾淨的門戶。何苦爭此間氣。辛某听太守說得有理。一時沒得回答。叩頭道。但憑相公做主。太守即時叫吏典。取紙筆與他。要他寫了情願休羅家親事。

紙狀詞行移本縣在羅仁卿名下。追辛家這項聘財。還他辛家。見太守處分。不敢另生詞說。叩頭而出。太守當下寫一書。釘封在文移中。與縣宰道。

張羅佳偶也。茂幸可爲了此一段姻緣。此奉帥府處分。毋忽。縣宰接了州間文移。又看了這書。具兩個名帖。先着。一個吏典去請羅仁卿。公廳相見。又差。一個吏典去請張幼謙。分頭去了。羅仁卿是個白身富翁。見縣官具帖相請。敢不急來。卽忙換了小帽。穿了大擺褶子。來到公廳。縣宰只要完成好事。優禮相待。对他道。張幼謙是個地痞。本縣前日曾勸足下納了他。今已得成名。若依我處分。誠是美事。羅仁卿道。相公分付。小人怎敢有違。只是已許下辛家。在家斷然要娶。小人將何辭回得他。有此

兩難。乞相公台鑒。縣宰道。只要足下相允。辛家已不必慮。笑囁囁的。叫吏典在州裡移中。取出辛家那紙休親的狀來。把與羅仁卿看。縣宰道。辛家已如此。而今可以賀足下。得佳婿矣。仁卿沉吟道。辛家如何就肯寫這一紙。縣宰笑道。足下不知。此皆州守大人主意。叫他寫了。以便令婿完姻的。就在袖里摸出太守書來。與仁卿看了。仁卿見州縣如此為他。怎敢推辭。只得謝道。兒女小事。勞煩各位相公費心。敢不從命。只見張幼謙也請到了。縣宰笑見。笑道。適纔令岳親口許下親事了。就把密書并辛氏休狀。與幼謙看了。說知備細。幼謙喜出望外。稱謝不已。縣宰就叫幼謙當堂拜認了丈人。羅仁卿心下也自喜歡。縣宰邀進後堂。治酒待他翁婿兩人。羅仁卿謙遜不敢坐席。縣宰道。看

令官面上。一坐何妨。當下盡歡而散。幼謙回去。把父親求得湖北帥府關節。託太守。太守又把縣宰如此如此備細說一遍。張媽上。不勝之喜。那羅仁卿。吃了知縣相公的酒。身子也輕了好些。曉得是張幼謙面上帶挈的一發敬重女婿。羅媽上一向與短女兒。又見仁卿說州縣如此做主。又是个新得中的女婿。總意自不必說。次日是黃道吉日。就着楊老媽為媒。說不捨得放女兒出門。把張幼謙。牽了過來。洞房花燭之夜。兩新人原是舊相知。又多。是吃驚吃嚇。哭也啼也。死邊過的。竟得團圓。其樂不可名狀。成親後。夫婦同到張家。拜見媽上。媽上看見佳婿。十分美滿。又分付道。縣相公之恩。不可有忘。既已成親。須里去拜謝。幼謙道。孩兒一欲如此。遂留下惜上在家。相伴婆上。閑

話。張媽七從幼認得地端的。愈加親熱。幼謙却去拜謝了州縣。歸來。州縣各着人送禮致賀。打發了畢。依舊一同到丈人家裏。來了。明年幼謙上春官。一舉登第。位至三公。夫妻偕老而終。有詩曰。

漫說因循是福堂。

不是一番寒暑骨。

豈知在內報新郎。

怎得梅花撲鼻香。

此則野史。其言。西土。帶。華。由。一。絲。婦。重。文。習。錄。數。一。尚。此。一。不。期。之。喜。抵。羅。才。便。如。了。映。照。財。公。由。西。長。平。山。神。了。故。亦。相。與。關。前。指。大。牛。太。牛。又。出。總。宰。成。此。故。此。備。職。請。一。盛。源。今。當。面。上。一。坐。可。也。當。不。盡。文。而。惜。成。藉。回。去。對。父。時。未。與。此。

拍案驚奇卷二十

王大使威行卽下

李參軍冤報生前

冤業相報

自古有之

一作一受

天地無私

殺人還殺

白刃何疑

有如其不信

聽取談資

話說天地間最重的是生命。佛說戒殺。還說殺一物。要填還一命。何況同是生人。欺心故殺。豈得無報。所以律法上最嚴殺人償命之條。漢高祖除秦苛法。止留下三章。尚且頭一句。就是殺人者死。可見殺人罪極重。但陽世間。亦有不曾敗露的。無人知道。那里正得許多法。儘有漏了網的。却不是死的人。落得一死了。所以就有陰報。那陰報事地儘多。却是在幽冥地府之中。雖